



阿婆就阿婆（南四縣腔）

相信每一個分阿公阿婆渡過個細人仔，對阿公阿婆個感情毋會輸分阿爸阿姆。因為阿爸阿姆毋單淨會罵人，還會打毋聽教個猴牯佬，阿公阿婆就較縱細孺仔，還輒常會買糖仔分孫仔孫女仔食，一有閒就騎等自轉車載孫仔、孫女仔一哪仔去過家寮，抑係賣大眼。這種祖孫情係同阿爸阿姆個感情無共樣個。

佢屋下除了阿爸阿姆，五個細人仔，還有一個阿婆。佢喊個阿婆係國語講個「外婆」，毋係「奶奶」，佢等五個姊妹老弟都係分阿婆渡大個。吾婆二十歲降吾姆，阿姆出世無一個月，阿公就在人山頂個果園吊頸自殺了，大家都講阿婆個命忒硬。從細，佢等細人仔都毋敢問阿婆這兜事，也毋識聽阿婆講起有關阿公個事情，就像無這兜事樣仔！聽姆媽講阿婆對阿公個自殺，認為係分盲神仔牽去了。就恁呢，吾婆從二十歲就帶等一個妹仔守寡一生人。一個婦人家個青春就在這種孤兒寡姆個艱苦日子中，一點一滴慢慢仔流逝。姆媽出嫁過後，毋盼得阿婆孤栖自家一個人無人做陣，一直到佢出世過後，吾姆正同阿爸參詳共下搬歸來同阿婆核。

佢等一家人搬歸來同阿婆核過後，四個孫女仔就同阿婆共下睡。屋下有一個大眠床，係姆媽個嫁妝。大姊睡一張竹底床，佢同兩個阿姊並阿婆四儕就睡該大眠床。在熱天阿婆會分佢等頭架尾睡，伊講恁呢會較涼，也毋會恁尖。睡毋落覺個暗晡，阿婆會緊撥檳榔樹殼做個扇仔緊講頭擺個事，係無就唱日本歌分佢等聽。伊講起伊頭擺讀書啊異識，毋過阿太毋分細妹仔讀恁多書；還講姆媽降恁多妹仔，阿媽異看毋起佢等這兜細妹仔……！佢等聽毋識日本歌，會問阿婆該歌仔係麼個意思，阿婆就會解釋。佢也早就毋記得該歌仔個意思哩，淨記得阿婆睡忒哩，手無再撥扇仔，佢就會喊伊，阿婆會「哦」一聲，手再撥兩三下。一直到佢讀大學個時節，有一擺並同學共下看該時節當紅個日本卡通「螢火蟲之墓」，聽著影片裡背個阿哥唱分厥老妹聽個歌仔，佢個目汁流毋會恬，因為，該條歌仔就係阿婆愛睡目前唱分佢等聽個。該下仔，阿婆正過身無幾年！

六十零年代時行一種「快焮」，裡背東西煮滾哩，焮仔頂有一個圓圓個頭仔會緊轉緊出聲，就愛遽轉細火。阿爸買歸來無兩日，就分佢同阿婆用壞忒。該日，阿婆在灶下個瓦斯爐用「快焮」焮豬骨頭，佢毋知為著麼個事緊叫，阿婆背等佢，緊搖緊拍又緊同佢惜，毋知仰仔佢開始打潑賴緊叫緊大聲，阿婆佇毋著，發譴哩，對佢個屎肫用力扭下去，因為佢叫啊忒大聲，故所阿婆無聽著「快焮」咯咯滾個聲，就在阿婆扭佢屎肫個同時，該「快焮」圓圓個頭仔分該水汽噴起來敲到瓦屋個屋樑再跌下來，阿婆並佢看著該就像愛爆炸哩個「快焮」嚇到會死，阿婆趕緊切瓦斯火，佢續嚇啊記毋得愛叫哩！從該下開始，這「快

焗」就算東西煮滾哩，該圓圓个頭仔也毋會再咯咯響哩！這個「快焗」一直用到佢大學畢業還做得用哩！

阿婆有一臺自轉車，後背有一個大貨架仔，前面有一條橫槓。佢言讀書个時節，每日跔阿婆去田項做事。阿婆騎著自轉車，戴著笠嫲，腳著ta⁵⁵ bi³¹（註：日語，一種將大拇趾和其他四趾分開的黑底膠鞋）。佢就側側坐阿婆前頭个橫槓，一老一嫩，一步一踏，從莊項騎到田坵，每擺經過路脣个伯公，阿婆就會交代佢愛同伯公領頭，伊講伯公會保庇佢乖乖，會大、會讀書。到了田項，阿婆去掌草、拖肥料、遠田坵，佢就在田塍个樹下涼影寮，自家撿石頭，擲草根，摘樹葉仔煮家啦飯仔。下把仔，阿婆會捉到大蝦蟆，就用禾稈抑係草梗網等拿分佢，每擺拿到大蝦蟆都暢到緊焱緊跳，歡喜啊無結煞。事頭做完哩，阿婆又騎等自轉車載佢歸，又熱又渴个時節，阿婆會停哪路脣个雜貨店一儕買一罐「枸杞茶」，一片同頭家娘打一下嘴鼓，一片食涼仔。無久以前，老弟還講起：「阿婆食个枸杞茶，到底係麼个做个？記得佢該下仔蓋好食哩！」看來，這個跔阿婆去做事、在田塍寮、食枸杞茶个印象毋單淨佢記得，係深深刻在佢等姊妹老弟生命過程个印記。

還記得第一日阿婆帶佢去讀幼稚園，佢緊叫毋肯阿婆歸屋下。先生帶佢入教室坐著，阿婆就坐啊外背个晃槓仔項同佢做陣，伊還同佢講：「等你大了嫁人，愛帶阿婆共下嫁過去嘿！」上學堂過後，就較無跔阿婆去做事哩。下把仔，到臨暗頭天色暗瞭了，阿婆還言從田項歸來，佢就會去禾埕脣邊，係無就廳下个電火底下，緊寮緊等阿婆歸來。擺把仔會緊等緊驚，心下恹：恹暗了，阿婆仰還毋歸來呢？阿婆相同有時節會捉到大蝦蟆仔，用草稈網等挽哪自轉車後背个大貨架仔項帶歸來分佢，佢又共樣暢到焱來焱去，毋過，只有佢自家心肚知佢暢个係麼个事！

讀國小个時節，係一個學校不准講客話个年代，同學之間講話都用「國語」。毋記得係國小二年抑係三年生个時節，有一個同學去佢屋下寮。該下仔阿婆也有在屋下，佢用國語同該同學介紹阿婆，講：「這是我外婆。」阿婆聽著，細細聲仔講：「阿婆就阿婆，麼个『外婆』啊！」「啊國語就恹呢講啊！」佢講。阿婆就像講分自家聽樣仔再細細聲講：「阿婆就阿婆，做麼个愛講『外』婆呢！」佢無再過講麼个。因為，佢知阿婆个意思，加了一個『外』字，就像同伊看做外人共樣，聽著這種稱呼，心肚毋好過！從該時節開始，佢同別人講著阿婆，就毋會再講「外婆」。因為，阿婆就阿婆，無需要再加一個『外』字！

阿婆到老个時節，因為伊無俵仔，蓋驚過身後無人承受。有一年个掛紙，阿婆攞等牲儀緊行緊同身邊个吾老弟講：「阿弟，等阿婆死忒哩，你愛來同阿婆掛紙啲啊！」細人仔盡驚大人講著死忒个事情，續毋知愛仰般應，吾老弟只好同伊講：「你身體還恹好，愛恹呢講做麼个呢！」阿婆恬恬無講話！歸去同姆媽講著這件事，姆媽同吾老弟講：「你仰恹慙啊！就同阿婆講：『好！佢一定會來敬你！』」佢等講：「恹呢講蓋像希望阿婆死忒呢？」姆媽講：「只有恹呢講阿婆正會安心啊！」

高二愛上高三之前个該擺期末考，放學過後騎自轉車歸去房東屋下个路項，緊騎心下緊恹：「伸著一日，考忒哩愛共快歸去看阿婆！」房東先生一看著佢就講屋下打電話來，講阿婆病危喊佢遽遽歸去。佢永遠記得企啊臺南火車站月臺个柱頓下等火車，緊等緊叫，衛生紙掙忒一張過一張，管毋得過路人个目光。佢知這擺歸去係看阿婆最後一面，伊已經發病核醫院有一段時間哩！無恹著，等佢歸到屋下，一接眼看到个係花園同棺木，阿婆已經眠哪棺木裡肚，只差言大斂封棺！

時間，從來毋會分人知厥腳步。故鄉个田坵相同青溜，風吹起來相同恁鬆爽！路變哪較大條，路脣个雜貨店早就收忒哩！毋多知仔阿婆過身也會二十年咧，到今還清楚記得阿婆个汗臊味，並脫忒ta⁵⁵ bi³¹過後，分沙蟲鑽哪烏烏一孔一孔个腳底。伊个形影，伊个聲音，佢從來無忒放忒。雖然，發夢到阿婆个次數，無像伊正過身後个幾年恁輒了，毋過，伊就像核啊佢心肝肚，已經係佢無法分割个一部分。

阿婆就阿婆，哪係「外婆」呢！佢又哪識將伊看作「外」婆呢？愛去哪仔尋恁親个阿婆？

創 作 理 念

長久以來一直有將記憶深處的阿婆記錄下來的想法，卻也僅止於想想罷了！這一次的母語徵文比賽，終於用阿婆聽得懂的語言將屬於我倆的祖孫故事寫了下來。這是一篇屬於客家人的故事，記述了一位堅毅的客家婦女和最珍貴的祖孫親情。謹將這篇文章獻給守寡半世紀的阿婆及和她相依為命的我的姆媽。希望天上的阿婆在離開人世近二十年後，能夠知道我們對她的思念！

林珍慧

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三年級

